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巴陇锋 著

雲橫秦嶺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巴陇锋 著

雲橫秦嶺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横秦岭/巴陇锋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05-4029-0

I. ①云… II. ①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016064号

书 名 云横秦岭
著 者 巴陇锋
项目策划 陈 丽
责任编辑 贺彦峰 韦鸽鸽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8851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857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32.5 字数 527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4029-0/I·30
定 价 4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8851

投稿热线: (029) 82664981 (029) 82668501

读者信箱: qsfs2010@sina.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壹	弟兄情劫	2
贰	相逢之忧	20
叁	绝地复仇	38
肆	陇东指示	58
伍	惊情刺杀	75
陆	白鹿练兵	95
柒	事变前夜	112
捌	惊天谜团	129
玖	此去经年	145
拾	十年一觉	161
拾壹	国共合作	182
拾贰	关中烽火	201
拾叁	初试刀锋	222

拾肆	血色奇婚	237
拾伍	金蝉脱壳	251
拾陆	追忆青春	267
拾柒	通敌名单	282
拾捌	轰炸地图	294
拾玖	兄弟心计	306
贰拾	全民参军	318
贰拾壹	旧情复燃	331
贰拾贰	连环妙计	344
贰拾叁	长安之殇	356
贰拾肆	家国情怀	368
贰拾伍	锄奸行动	379
贰拾陆	血浓于水	391

贰拾柒 情何以堪

贰拾捌 内忧外患

贰拾玖 为父不仁

叁拾 阴差阳错

叁拾壹 败走长安

叁拾贰 儿女情长

叁拾叁 诡异色诱

叁拾肆 飞蛾扑火

叁拾伍 千年古城

502 490 478 466 453 441 428 415 402

秦岭苍苍，渭水泱泱。在秦岭以北渭水之南，有一座古城闻名遐迩。她，就是西安，古称长安。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长安古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荣光、文明和富强，也正在见证这个民族的耻辱、抗争和不屈……

壹 • 弟兄情劫

我叫周新民，是古城西安“世界大药房”掌柜。对于民国十五十六年国共两党的那些事儿，我比较清楚。可对于那两年哥哥周新波和弟弟秦岭之间的事情，我就不甚了了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秦岭在广州当新兵。

这天早晨九点，羊城的光照得人无处逃遁。有一座老式民房内，被遮挡得密不透光。一会儿，窗帘被掀开，简洁的床上钟亦菲正半裸半掩地睡着。钟亦菲是我学生，当年我在上海杨浦中学教书的时候，她是思想很进步、性格很开朗、人又极漂亮的校花级人物。那时，我自然不会想到，她今天成了秦岭的女友。

秦岭已起床，洗漱完毕，正对着镜子整理军容。镜子里，簇新的海军肩章上，是一副并不雅观的男人的面庞。他一边左右照着镜子，一边哀叹：“你说这假期怎么就突然终止了呢！‘中山舰’怎么就……”

钟亦菲翻个身，打着呵欠道：“亲爱的，是‘佳期’，不是假期。The good old days have gone and never to return(好时光永难找回).”

“谁说不是！也怪这广州的春天——夜短！”秦岭说着走向床头，俯身去吻钟亦菲，钟亦菲迅速嘟起小嘴迎合着。俩人且吻且诵：“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良久，秦岭站起，又念道：“‘中山舰’怎么就……”

“是呀，宝贝儿！它怎么就要开赴黄埔港了呢！害得咱们的革命军人都

念叨它十三遍啦！”

“也为咱们的‘革命+爱情’咏叹了十三次，不，十四次啦！”

“多好听的词儿：‘革命+爱情’……美的你！亲爱的，我觉得我都堕落啦：毕业两个月了，十八岁的我革命了吗？我怎么见我的革命领路人——周新民同志呀！”

秦岭不无得意道：“亦菲，他已是你二哥了。他会说——”开始模仿我的腔调，“弟媳亦菲，大可不必为过去叹息嘛！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国父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哎呀，宝贝，我得马上归建！晚上见！”秦岭说着，闪身出门。

钟亦菲“噯——”一声，见门已拉上，又躺下，随口道：“奇了，怪了，奇了怪了……我怎么老也睡不够……”

女孩特有的敏感促使钟亦菲不敢恋床。现在，她已出门。刺目的阳光照得她一时难以看清周遭，半天才发现自己走到一座西式建筑前的广场上。她穿过广场款款走来，径直来到广场西边的慈善医院门口，犹豫一下跨进门去。

妇科门诊外走道座椅上，钟亦菲静静坐着，美丽的面庞上弥漫着莫名的兴奋。一会儿，门诊窗口传来一声女腔：“钟亦菲——哪位是钟亦菲？”

钟亦菲正沉浸在兴奋之中，一时没反应过来。一位中年女大夫打开门，探出头大喊：“钟亦菲……钟亦菲！钟亦菲女士怀孕啦……”

钟亦菲这才闻声，她忽地站起，飞快跑到门诊，差点撞倒那女大夫。女大夫颇为生气，钟亦菲连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钟亦……”

“你真是钟亦菲？”

“我是，我当然是啊！”钟亦菲答道，向旁观的人扮个鬼脸。

女大夫错愕到极点，叫道：“不会吧小姑娘！人家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算老几？”

众人哄笑。钟亦菲急道：“我说大夫，您能不能放尊重点！我叫钟亦菲，我做孕检……不犯事吧？”

众人“哗”一下，议论开来。女大夫一愣，迅即道：“那么，恭喜您——钟姑娘！也恭喜您爹妈！”

众人又是一阵怪笑。钟亦菲努起嘴巴娇嗔道：“不——谢！”接过诊断报告单离去。

女大夫：“慢走！——什么世道哇这是！”

怀孕令钟亦菲快活得像头小鹿。她蹦跳着，沉浸在无比幸福中，不时拿出报告单瞧瞧，念叨着：“秦岭，亲爱的宝贝！我们有小宝宝了！你成咱家大宝啦……”

“站住！”一声断喝打断了她的遐思，两把明晃晃的刺刀交叉在眼前，挡住她去路。钟亦菲抬头，发现到了公园门口。她犹豫一下，问：“您好！这……是公园吧？”

一个士兵道：“姑娘这么漂亮，该识字吧？”

钟亦菲不屑地说：“怎么，大哥！识字的不许进呀？”

“那倒不是！”那兵边说边不怀好意地打量着钟亦菲洁白的脖颈。

钟亦菲嘲讽地问：“那……我这样子，是不许进去的了？”

“瞎，也不是啦……”

这时，另一个兵插话：“大哥，甭跟她废话！——上边有牌子，你自己看吧！”

钟亦菲顺着士兵目光的方向瞧去，只见公园入口上方，赫然写着“肃清共党分子，游客一律检查”字样。她不看则已，一看便冲动起来，吼道：“胡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国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你们不晓得吗？”

两个士兵齐声说：“晓得晓得！是人都晓得，上峰也晓得！”

“那为什么你们还……”

一个兵说：“小姐有所不知，第一军共党分子发展太猛！”

“哎，我说，你们算不算革命军人！国共两党是弟兄！共产党兴旺发达，革命大业不就更接近成功了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小姐嘴挺利呀！”那兵边说边上前来，想把钟亦菲推远。钟亦菲没等他走近，便忿忿离去。

大街上，钟亦菲漫无目的地走着。刚才一幕惊心动魄，早将她怀孕的窃喜抛向九霄云外。如坠五里云，她对眼前的时局一下子看不清了，就如同广州的天气，响晴的上午注定了风雨交加的午后。可她，如此罗曼蒂克的她，是不愿意面对革命挫折的。一旦革命发生挫折，她的爱人秦岭、她的老师我，还有她的理想，等等等等的一切，就会都被改变。而这一切，她是不愿意面对的，她因此而烦恼着。这时，一位黄包车师傅跑过，搭讪道：“小姐，上哪里？”

钟亦菲骂道：“臭丘八，什么都不懂，光知道瞎搞！”

车夫一惊：“什么，您说什么？”

钟亦菲报赧，掉头向另一条巷子而去。经过骡马市场，她见一头老牛正在悠然地舔着小牛犊屁股。她痴迷地看着，看着看着，她猛然转身去菜市场。

羊城，华灯初上。

屋内，钟亦菲满有精神地洗菜、切菜、烧菜、蒸饭，锅碗瓢盆相撞的声音、蒸炒炸煮的声音组成了温馨的家庭交响乐。她有些手忙脚乱，油烟熏得她几次流泪，额头的汗水怎么擦也擦不干……

七点，餐桌上摆满了菜肴。钟亦菲长舒一口气，开心地笑了。她耐心地等待着，秦岭回来后她就把自己怀孕的喜讯告诉他。忙碌中，不觉墙上钟表的时针已经划过九点，钟亦菲将桌上放凉的饭菜端到锅上加热。过会儿，她又将热好的饭菜重又端回放在餐桌上……如此反复，她百无聊赖地自说自话：“小宝宝都饿了，大宝宝还不回家……不回家，不给他个狠心狼吃！”说着，她揭起围巾兀自摸起肚皮儿。——这是一张美少女特有的平滑光洁的肚皮，并没有什么宝宝的迹象。望着镜子里的肚皮，钟亦菲害羞地笑了。笑着笑着，她流出泪来。

最终，钟亦菲睡着在了床沿，脸上露出一丝顽皮中带着苦涩的笑。灯光静静地泻向她舒展的肢体。突然，“噔噔噔……”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床上钟亦菲身子猛一缩，随即大叫：“啊——秦岭！”

门外，响起秦岭急促的声音：“是我！亦菲，快开门！”

钟亦菲跳上前打开门，秦岭闪进，迅即关上门。他一身便装，风尘仆仆。钟亦菲欲拥抱一下他，却惊异地打量起他这身不寻常的装束来。好一会儿，她才迟疑地说：“你……你没、没吃饭吧……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她端来一碟红烧肉放在桌子上。

秦岭勃然大怒：“妈的——吃、吃、吃……光知道吃！”他沮丧地朝桌子插了一拳。“哗啦”一下，满桌的餐具连同那汤汤水水变戏法似的一股脑儿落在了地下……

钟亦菲惊诧莫名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差点昏厥过去。秦岭全然不顾钟亦菲感受，继续骂道：“我叫你吃！蒋介石要捣鬼，整个革命就要被断送了！”他越说越气，一脚踢翻了饭桌。

钟亦菲一个趔趄，顺着床脚瘫软下去……

革命风云突变，让弟弟情绪过激，他没有考虑女友的感受。看到钟亦菲

昏倒，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过火，背起她夺门而出。

因祸得福。弟弟刚离开，特务们就疯狗样地破门而入。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为独揽第一军指挥权，蒋介石密令“中山舰”开往黄埔港，随后诬蔑“中山舰”擅自行动，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及舰上所有共产党人。“中山舰”事件中，身为共产党员和“中山舰”上等兵的弟弟秦岭，因送钟亦菲去医院而躲过一劫。一夜之间，纠察队被缴枪，无数共产党人被迫被捕被杀……风雨飘摇中，五天后弟弟带着刚出院的钟亦菲，踏上北去上海的列车。

“卡塔卡塔卡塔”的火车行进声渐次隐去，一个女人湿漉漉的性感嘴唇出现。原来是钟亦菲在吃甜点，她打扮得非常摩登，边吃边嗲嗲地：“亲爱的，你说我是不是你的甜心？”

秦岭一副无赖模样，懒洋洋道：“不是啦！”

“那我就是你的福星啰……我住院，让你躲过一劫。疯狗到住处后，只瞻仰了被你打碎的盆盆罐罐。”她说笑着起来。

秦岭陡然变色，严肃道：“是呀！我是躲过一劫，可，谁能够让中国革命也躲过这一劫呢？——那么多可爱可敬可亲的同志都不知了去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人间！你说，我这样苟且偷生，谁能容忍！”

钟亦菲高举起拿甜点的手臂，道：“我……我容忍！组织也容忍你信任你，所以，才派你北上。”

秦岭没再说什么，眼神黯然地沉思起来。时局险恶，为确保秦岭这个我党我军难得的痕迹专家的安全，党组织采取断然措施，派人去医院找秦岭。那天，秦岭去倒垃圾，垃圾堆里竟“钻”出个人来，塞给他一张纸条：“已暴露，速赴沪，百乐门五号。口令‘终南阴岭秀’。”想到这里，秦岭沉痛地说：“我……我还不如豪壮些，替那些战友去死呢！”

钟亦菲迅速拿起吃剩的半截甜点，塞进秦岭口里并娇滴滴地说：“不许胡说八道！死是容易的，生是艰难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百乐门。

街头，穿旗袍的女人，雪弗莱汽车，拉洋车的车夫。耳边，回荡起尖厉的叫卖声，伴随着软媚的歌声。

一家茶馆的外卖摊旁，穿着碎花旗袍的钟亦菲正坐在茶摊上貌似悠闲地喝茶，不时扫视一下斜对面。顺着她的目光望去，有个人在晃悠，是秦岭。

正当钟亦菲担心秦岭被发现时，耳鼓响起一个富于绅士味道的男腔：“姑娘，依刚来上海？”

钟亦菲回头，一张英俊成熟的男人面庞正对着自己，她陡然生起被压迫的感觉来。那男子西装革履，打扮分外得体。此人正是我大哥周新波。此时，钟亦菲不认识他，她十足保留了少女的矜持，没搭理他。

“百乐门观影院、外滩跑马场，都不容错过哦……”周新波继续道。正说时，一个便衣上前。便衣附在他耳边：“周老板，有个地痞很可疑。”

“妈的，来的可真不是时候！”英俊男人起身，扬起下巴朝钟亦菲打个口哨。便衣心领神会地坐在了刚才周新波的座位上，缠着钟亦菲不放。

那边，听雨轩门前，街牌号码“5”异常醒目。秦岭远远地朝街牌号望了一下，又若无其事地瞅瞅门前的对联。这时，周新波已看到秦岭——这个他竭尽全力抓捕了好多日的共产党员。也许是对联提醒了他，也许是他特有的机敏保护了他，秦岭并没有前去接头，而是毫不犹豫地横穿进另一条巷子。周新波疾追，大喊“站住”。

这边茶桌上，钟亦菲嗑着瓜子，若无其事道：“……这么说，您老板还真有点像我知道的那人。”正说时，秦岭跑来，钟亦菲连忙起身。说时迟那时快，便衣已拽住她的手臂。钟亦菲正要动怒，却发现便衣已向秦岭求饶了。秦岭抽出便衣的皮带，将他捆绑在茶桌上，拉着钟亦菲扬长而去。

便衣刚一挣扎，茶桌失去平衡，一角穿进他左眼，便衣一声惨叫，从此成为独眼。此人叫舒志成。事隔九年后，在西安，他终于以极其阴毒的方式报了这一箭之仇。也使钟亦菲、秦岭等陷入了悬崖边上刺刀尖上的恶梦般的原罪中难以自拔。

晚上，周新波家。电灯照得四壁雪亮，室内宽敞、温馨。钟亦菲、秦岭坐在一个大木桌前，翻弄相册。秦岭将头从照片里抬起，逗钟亦菲道：“投亲不错吧！瞧咱老大，多不一般！快赶上二哥了！我看……”

“嗯……是不错！哎——没准，我上午真见着大哥啦！——He's very handsome(他很帅气)！”钟亦菲说着，咯咯笑起来。

“我说，别……别见了美男就成花痴呀！——可他，怎么还不回啊？你先睡吧，我再等会儿！”

“别当真！”钟亦菲说，“你真从没见过大哥？”

秦岭严肃地说：“没有！从小到大，连照片也是刚看到。亲爱的，你

说，都是一娘生，我秦某人怎么这么对不起观众哇？”

钟亦菲又是咯咯一笑，上前搂住秦岭的脖颈，亲昵道：“I don't think so（我不认为）。 ”

这时，老妈子端一盘水果进来，道：“打过电话了，你大哥不在警局……来，吃点水果睡得好！”

钟亦菲、秦岭一起礼貌地站起：“没事阿姨，我们再等等！”

“嘿嘿……坐！自个家，别见外！”

钟亦菲、秦岭坐下。老妈子道：“你大哥呀，整天左口一个秦岭右口一个秦岭，念叨着说小弟弟要带漂亮小姑娘来见他，嘿嘿！”

钟亦菲、秦岭相视一笑。

“可您瞧瞧，嘿嘿，等您二位来了，他这可好……没了影！”

钟亦菲：“没事阿姨，您也别累着了！”

“我不碍事儿。来，吃点水果好入眠，嘿嘿！”老妈子说着放下果盘出去了。

见钟亦菲困得慌，秦岭便假意歇息，进屋陪她躺下。等她睡熟，秦岭复又回到客厅。他察看着哥哥的勋章，不觉钦佩起来。老妈子在屋内转悠着，絮絮叨叨，终于走进自己屋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秦岭伏案睡着了。弟弟做梦都羡慕我这位革命军人大哥。他由衷自豪、深受鼓舞，却一点儿没有料到危险正朝他一步步接近。

午夜，房门的钥匙孔诡异地转动，接着门被打开，周新波走进客厅。他垂头丧气，疲惫不堪。突然，他发现睡熟的秦岭，眼睛猛地一亮，疲惫神情一扫而光。说时迟那时快，他忽地举起墙角的大青花瓷瓶，朝秦岭头上砸去……

忠勇的哥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砸晕的人，竟然是他做梦都想见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机警的弟弟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二天醒来时已成为阶下囚，而送他进去的竟是他钦敬有加的同母异父的大哥！可怜的钟亦菲更没想到，当她从甜蜜梦乡一觉醒来时，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变化！

早晨，墙上的报时钟刚报过八点，钟亦菲便倏地惊醒，轻唤：“秦岭！”没有应答，钟亦菲随身披了个小件出到大厅，却见昨日邂逅的帅气男人僵持在桌旁！

与钟亦菲一样，周新波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眼前的女孩竟是自己昨天惊魂一见的摩登女郎。他不由自主地叫道：“你……昨天……”

“大哥！”

周新波仓惶改口：“你……起来啦！”

“起来啦……你，昨晚回来晚？”

“局子里有事……”

“秦岭呢？”

“他……秦岭他……”

“他……秦岭人上哪儿啦？！”钟亦菲声音游丝样地飘。

“广州那边来人，说……说秦岭是什么‘终南雪’……”

钟亦菲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吼道：“别说了！秦岭，秦岭……你不是他大哥么？他是你亲弟弟呀！”

周新波上前，想安抚钟亦菲。钟亦菲尖厉地叫道：“别碰我……”她喊着，想冲出房子，却不辨方向地冲进了老妈子的小屋。周新波并没有跟进去，他负罪地站立着，等在小屋门口。钟亦菲又哭着冲出，哭叫着：“哥哥，秦岭呢！我的宝宝……”说着，跪下紧抱住周新波大腿。

周新波木然地站着，任凭钟亦菲悲怆地摇撼着他高大的躯干，眼前闪现出昨晚扛着秦岭去警局投案的画面……他哭丧着脸，一重悲哀漫过眉宇间。

可怜的钟亦菲哭得岔过气去，周新波忙去捶她的背。钟亦菲终于缓过来，问：“那……老妈子呢？”

“不知道……也许走了！”

周新波脑际显现出昨晚一幕：他关押完秦岭回家，发现老妈子正神色慌乱地收拾行李。他责备老妈子把坏人藏家里，老妈子告诉他那人是他弟弟。周新波一下子呆若木鸡。老妈子见状，慌忙择路逃去。

钟亦菲道：“走了……都走咯！我也得走！”说着，就要寻路，却不料瘫软在沙发上……

这阴差阳错的事情，使得哥哥在上海警界声名大振，他很快成为警长。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混乱中，他偷梁换柱，制造弟弟“终南雪”已死假象，仓促将弟弟送往江西苏区。然而，这一切，却成为他原罪的发端。

转眼九年过去，到了一九三五年春。

日本株式会社驻地，谍报指挥所大楼台阶旁，一个个持枪的日本哨兵威严站立，提醒着人们最近战事的紧张。指挥所内，正雄次郎规整站立接受命令，上司本田严肃地训示着：“……正雄次郎，你怎么看大东亚圣战？”

正雄次郎行一个标准的日本军礼，气势如虹胸有成竹地说：“长官，要摧毁一百年的中国，拿下上海；要摧毁一千年的中国，打下北平；要摧毁五千年的中国，攻下西安！”

“吆——唏！”本田满意地朝座椅背仰仰头，有些陶醉地说，“正雄君不亏为中国通！我没看错人。”

正雄次郎再度行礼，叫道：“长官，不敢！”

本田神情复转严肃，将身子朝前挪了挪，盯着正雄次郎的眼睛，威严地说：“国危思良将。大东亚圣战到了关键时刻，征服亚洲要从中国下手；摧毁中国，尤其是要从根本上征服这个民族，就得从西安下手。本次，株式会社将派遣你去西安进行友好活动……记住，是‘友好活动’……”

本田站起，脸色缓和下来，上前轻轻拍了一下正雄次郎的肩头，说：“次郎君，别忘了——你有个家，妻如玉女儿似花。”

“哈——依！”

本田的讲话，使日本在古城西安的行动最终付诸实施。一九三五年夏，一支由日本间谍“菊花刀”率领的“爬山协会”，经秘密武装后潜入我古城西安，开始了不可告人的勾当。

夜晚的石头城，没有几处灯火。眼前，是一处神秘宅子的剪影。客厅里，灯光半明半暗。戴笠坐在木制的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翻着电影画报。女特务从里间出来，给他身上披了件貂皮褂子。戴笠顺手拍拍女特务的屁股，女特务轻佻地扭扭腰肢，坐在戴笠大腿上，说：“处座！《中央日报》说：毛泽东一直受掣肘，不会……”

“是呀！即便毛某人重新号令匪帮，也不足为忧啰！”

“那还不趁好心情早点儿上床！”

“好，好！有你，好心情是免不了的，今晚我给你来个老汉推车！”

两人说笑着起身，不料电话铃响起。女特务将电话接起，递给戴笠，戴笠道：“长官，……是、是，卑职明白。”戴笠说完挂了电话，电话听筒没有放好，一下子“咣琅琅”掉下桌子。女特务连忙把电话听筒挂好。戴笠颓然地坐在沙发里。女特务站在沙发边，一动不动。良久，女特务陪着小心问：“处长，没事吧？”

“没事！”

“没事……那休息吧！”

“……晦气！委员长给我捎话……”

“委员长，他会惦记咱们？”

“委员长捎话说，赤匪在遵义开了什么会议，毛泽东可能马上重新掌权……”

女特务吃了一惊：“哦……委员长为什么在这么晚把这么机密的事情透露给您？”

“他老人家的圣意，我雨农还是可以猜度一二的。他是不怕贼偷、怕贼惦记呀！”

“高见……”

这时，电话铃声又起。戴笠坐着没动。女特务上前接起，戴笠才起身拿过听筒，恭敬道：“喂，委员长……”连忙站起，“什么……日本人要蠢动！”

戴笠不再说话，听到电话另一端蒋介石的声音：“……娘希匹！蚂蚁吃大象，胃口未免太大了！这样，明天我写封信，你火速派人去西安做工作。西安乃我中华之根基，万万动摇不得……你物色个精干人选，火速去见贾老夫子。”

贾老夫子者，贾道正也。他在西北军、政、商、农各界的影响可敌雄兵十万。次日，军统便密令我哥哥携蒋介石亲笔信火速前往西安，粉碎日本人的“剑指长安”行动。

长征前线，硝烟弥漫。遵义城郊，红军某临时宿营地设立在树林中一块较宽敞的空地上。此时，两名红军指战员正在研究地图，通讯员跑过来，道：“报告，团长马上到！”

一名指战员闻讯立即站起，另一名沉迷于地图。很快，一位骑马的红军首长飞驰到空地。他勒住马大喊：“秦营长！”

站起的指战员和通讯员一齐行礼，喊：“团长好！”另一名指战员却继续沉迷于地图。

被唤作团长的人，下马追问道：“你们营长呢？”说时，将目光转向看地图的指战员。通讯员想跑过去提醒那位指战员，团长却示意他别动。团长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朝那指战员屁股就是一脚。那家伙火烧屁股般大骂：

“混蛋！想贻误老子战机呀？”说着愤怒地站起，寻找发泄的对象；是秦岭！

秦岭见团长来到，忙惶惑道：“首长好！首长……您、您来视察，怎不……通知一声？”